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一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五

宋　王與之　撰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鄭康成曰治朝在路門之外○黄氏曰掌治朝之法者冢宰掌邦治故王眂治朝則冢宰賛聽治而宰夫掌其法以正王及諸臣之位法謂其事當聽於治朝者若今三省取旨軍司引見公事禮部奏進士名三

銜進呈軍器之屬是則皆有其法矣王位若今御坐與臨軒也公卿大夫之位其進退升降各有據鄭言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不如儀者非也司士朝儀之位蓋常朝也宰夫治朝之位王聽治當時王者位于此也羣吏府史府主藏史主書將有所治故亦有位

○王昭禹曰治以致其事皆謂之吏此先三公六卿大夫而後言羣吏則非大夫以上矣蓋自士而下言之

王氏詳說曰司士掌治朝之位言公卿大夫必及其

孤但治朝以孤爲東面外朝以孤爲西面耳今宰夫掌治朝之法言公卿大夫而不及孤者卿即孤也典命言其卿六命則孤亦六命矣況三孤與六卿合而爲九言卿而不及孤官不必備也若乃羣吏之位則司士謂在路門之左右者也在公卿大夫之後則謂之羣士在公侯伯子男之後則謂之羣吏對文則異散文則否

陸氏曰治朝之位孤卿東面外朝之位左孤卿右公

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内外之禮異也

總論三朝

孫氏曰案司士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左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南面西上則知皇居之重宿衛之衆皆屬司馬而治之以軍政惟大宰之賛聽治所謂一相在内無所不統者也使其令不行於朝廷則相權輕而朝綱紊故不盡

委諸司馬必使宰夫掌治朝之法而申以禁令之嚴叙羣吏之治而待其命令復逆之至然後提綱振領皆歸一相奔走禦侮各效臣節若夫燕朝則師氏司之外朝則司寇聽之大宰皆不得而參何哉葢燕朝者居宫中之隱非體貌大臣之地燕安鴆毒乃游逸淫樂之所從生左右非人則讒諂面諛所必至於是臨之以師保正之以僕臣友之以史氏詔𡽹諫惡有箴規之益左右先後無便辟之私見聞日廣志意日

修則大宰雖不身親乎其列而以人事君莫大於此外朝者其地廣遠諸侯諸吏之所赴州長百姓得而入皆隷於司寇先王之時官各有守而不容以相奪地官掌教則六卿皆受法于司徒宗伯掌禮則朝覲會同為上相夏官掌政則軍旅之戒令雖地官之屬亦惟司馬之聽焉司寇之職得專行於外朝又何嫌哉

敘羣吏之治以待賔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王昭禹曰次叙羣吏凡有預於賔客之令臣民復逆之事者皆是○楊氏曰禮之於賔客各有司存宰夫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賔賜之飱牽則所與從事者非一職也不叙羣吏之治以待其令則所以奉賔客者或失其叙矣○愚案郊勞眡館令之司儀聚㯫之事令之野廬委積之事令之委人○王氏詳説曰令戒也令之使疾於趍事者宰夫也之行人儀容辭令令

李景齊曰上有所令而下有所言則謂之復上無所令而下有所言則謂之逆○黄氏曰臣民言事為令

為復為逆其當否其可行其不可行而必關於羣吏之治故敘而待之○王昭禹曰諸臣非無逆也以出納者臣之事故言其復而已萬民非無復也以民之賤不必問焉而以言故言其逆而已然則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所掌不同者蓋大僕小臣御僕皆王之左右前後所以侍御使令之臣而出入王命者以職之尊卑而分掌宰夫掌治朝之法以事敘羣吏之治使待臣民之復逆則大僕小臣御僕皆宰夫敘之也

陳及之曰敘羣吏之治至萬民之逆即漢尚書職事令章奏告報是也大僕傳令於宰夫宰夫日夕與天

子親近執奏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

鄭鍔曰自上召下謂之徵自上使下謂之令百官之府皆有徵召然非其職之所統治則雖有所徵而不至雖有所令而不從宰夫掌徵令而辨其八職使各有所統治然後上可以號下而下不敢以違○黄氏曰周禮徵令有二王與冢宰有所徵召之令宰夫百官府之徵令是也征歛稅賦之令司書逆羣吏之徵

令是也王召百官府將有所訪問宰夫掌之必辨其八職其凡要在正與師其數目在司與旅其財賄文書在府與史其節次督趣在胥與徒必辨其職則徵召無差忒

愚按大宰八法以出治之敘言之故官常為先繼之以官成官法宰夫八職以小大之敘言之故官法為大繼之以官成官常

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

王氏曰以其屬之所取正故謂之正○王昭禹曰正則六官之長所謂建其正也○王昭禹曰法八法以其用之以治官府故謂之官法○鄭康成曰治要若歲計也○王氏曰積凡以爲要要則月計要則師之所掌而正治之若夫會則正之所掌而王治之矣

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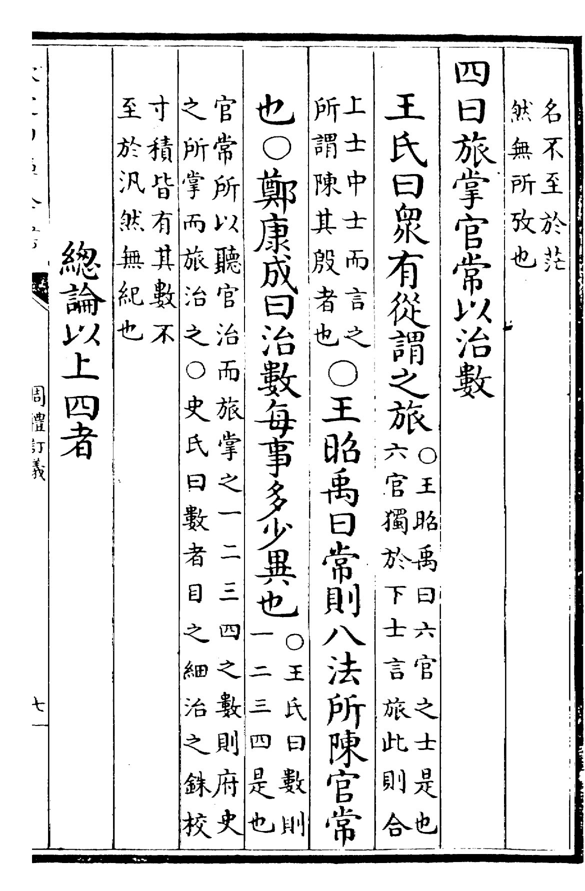
王氏曰師其官屬所受教者○王昭禹曰若小宰之於大宰小司徒之於大司徒所謂立其貳王昭禹曰官成則八成也○鄭康成曰治凡若月計

也○王氏曰積日以為凡凡旬計也宰夫所謂旬終則正日成是也官成則師之所掌以經邦治凡則司之所掌而師治之

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

王氏曰司各自司其職事者○王昭禹曰若天官之宰夫地官之鄉師之類所謂設其攷者也

王昭禹曰官法即八法所謂官法以正邦治者也○劉執中曰司亦曰官法其司之法也○鄭康成曰治目若今日計也○王氏曰積數以為目目則日計日計則旅之所掌而司治之○史氏曰目者凡之細治之枚分條析皆有其



名不至於茫然無所攷也

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

王氏曰衆有從謂之旅○王昭禹曰六官之士是也六官獨於下士言旅此則合上士中士而言之所謂陳其殷者也○王昭禹曰常則八法所陳官常也○鄭康成曰治數每事多少異也○王氏曰數則一二三四是也官常所以聽官治而旅掌之一二三四之數則府史之所掌而旅治之○史氏曰數者目之細治之銖校寸積皆有其數不至於汎然無紀也

總論以上四者

黄氏曰正師皆是長官也正以糾正為義師以教師為義司以司察為義旅衆也以分職為義正師之治簡司旅之治詳凡詳於要數畧於目鄭氏以大宰為正小宰宰夫為師上士中士為司下士為旅非也下士為旅葢見六卿之屬有旅下士故據之六卿之屬旅下士亦以分職為義也此言百官府之八職凡官府不必備此八者以其所以稱正稱師與其他所以名官皆可以類通矣官法官成官常即冡宰所治之

八法

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才浪反

王昭禹曰府主蓄藏必有要書以為驗故掌官契契要書也其用以合驗為主故謂之契藏則凡所蓄聚之物○史氏曰府者主藏之吏也夫苟欲為治則版圖契券可以得其山川之險易戶口之多寡也不爾則將無所稽雖欲治要治凡治目治數有不可得此府所以治藏也

六曰史掌官書以賛治

王昭禹曰六官之事衆矣載而述之必有書史掌官

書則於事無所不賛焉故曰賛治葢正則治要師則治凡司則治目旅則治數府則治藏史則無所用治掌官書以賛之而已葢史也者能文而不能實可以賛治○黄氏曰史案牘可攷於治為賛助

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

賈氏曰胥有才智為什長當次序官中須人驅役之處則科次其徒故云次序官中也○鄭康成曰如今侍曹五伯傳吏朝也○王昭禹曰敘先後之倫胥雖賤而在下足次其徒而養之故掌官中事治先後之序也

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王昭禹曰徒給役之賤者能往徵令者也○鄭康成曰徵令趨徒給召呼○鄭鍔曰說者謂百官府者有徵令何謂徒言徵令耶蓋百官府之徵令則奉在上之命其行徵令者百官也故宰夫掌之徒所徵令則處乎百官之下縣鄙奔走之人非傳命令者孰從而徵令之乎

總論八職

史氏曰傳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自要而總其凡自凡而總其目自目而總其數皆治人者也至

於府史胥徒治於人者長貳參佐之執役者也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

賈氏曰宰夫是鉤考之官故以治法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內治功善惡也○鄭鍔曰六官皆有攷各得以攷其屬天官之攷非攷其屬而已又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與夫五官之攷其一官之屬異矣○鄭康成曰羣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為鄙五鄙為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黃氏曰鄭說非也鄉遂皆官府也縣都之地不為都者皆為都鄙如遂之制遂人可考天子使吏治之故稱之曰羣都縣鄙以

用於遂也〇王氏曰所謂縣者縣師所掌閒田之縣也

王昭禹曰大宰出法以治之小宰守法以逆之宰夫循法以攷之

乘其財用之出入

賈氏曰謂上數處用官物者當乘計其用財之出入知其多少〇黄氏曰大府曰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故宰夫考其治而乘其出入〇鄭康成曰乘猶計也〇賈氏曰計者筭法乘除之名出於此也〇王氏曰不言會而言乘者以一二三四計之則謂之乘

總會其數則謂之會欲知其總數則宜言會欲知其別數則宜言秉令此欲知其失財用物辟名足用長財故言秉其出入也○鄭鍔曰利之所在姦偽必萌人能於財利之際不萌貪欲之心者廉吏也故攷吏治而以秉財用為急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王氏曰失其所藏之貨賄謂之失財○史氏曰非所侵欺也

用而用之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也而謂之失物○鄭康成曰物畜獸也○史氏曰失物盜也

鄭康成曰辟名詐為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黄氏曰失財用物有過設有乖違其罪皆可議惟辟名則必行其誅○賈氏曰有用而能足財又能長物又能善如此者賞之

李景齊曰財之虧者有誅財之裕者有賞是上之人汲汲於此課天下之吏則吏急於規君之賞者毋乃

於法外以剥民如後世所謂羨餘之貢者乎不然周之賦民自有定制彼安得以恣法外之歛宰夫所職之意亦以示羣吏之不敢妄費者矣

孫氏曰周家本治以會財因財而知治故宰夫治官之攷必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而後乘其財用之出入使治法無所攷則財用亦不可得而乘之矣司會本為邦計設未常汲汲於財所掌者六典八法八則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為先其參互

要會亦以周知四國之治而已先王又非以財為不足計也自昔治之與財常若一體不可强分故攷治即所以會財也

劉執中曰司會掌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宰夫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而後乗其財用之出入以至誅之賞之則内外之財用賞罰總於冢宰然則司會之失財用物辟名者宰夫得以攷之

而詔於冢宰矣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

賈氏曰祭祀大小皆有舊法式依而戒敕使共具之

○林氏曰式有多少之數法有制度之節○孫氏曰

式者出於大宰之九式所以制其用財之度也式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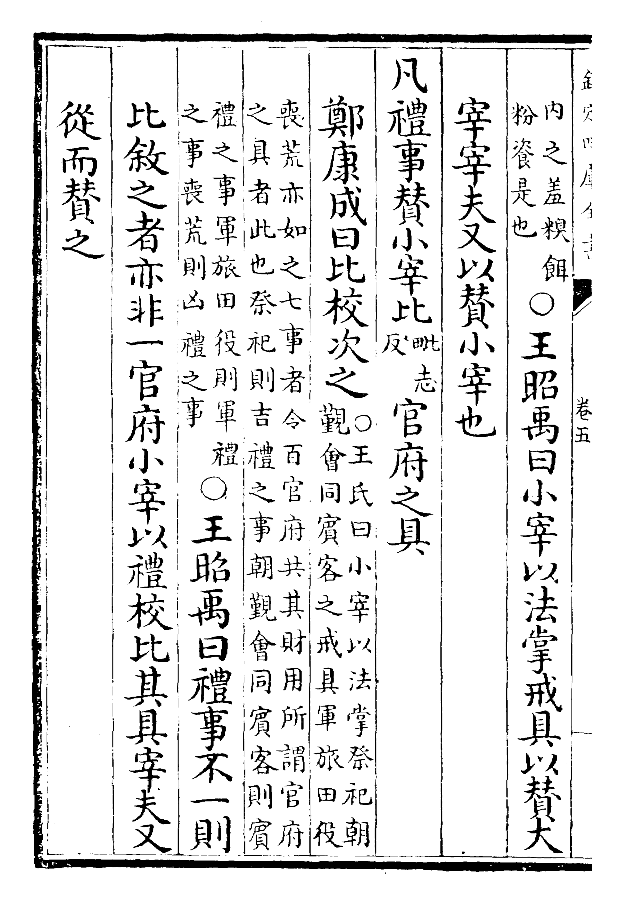
定則治事各有法此所以相依而行先王之時百治

並舉而財用不遺者以有是式法而已大宰出式法

者也小宰宰夫執持是式法者也又有司會總其大

計而為之主張維綱焉及其頒財致用也大府既授以式法復從職歲受之由是散在有司無不奉式法以從事至會計之際各以式法賛之職幣又以式法斂其餘焉在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其斯之謂歟○王氏詳説曰大宰於祭祀言戒具而未甞言法不掌法矣宰夫式法兼掌此所以見治小而詳也

鄭康成曰薦脯醢也羞庶羞内羞也○賈氏曰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凡單言薦者皆脯醢也庶羞謂天子八豆諸侯六豆之類内羞謂祭祀食後所加言内者少牢所謂房



內之蓋糗餌粉餈是也 ○王昭禹曰小宰以法掌戒具以贊大宰宰夫又以贊小宰也

凡禮事贊小宰比（毗志反）官府之具

鄭康成曰比校次之 ○王氏曰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所謂官府之具者此也祭祀則吉禮之事朝覲會同賓客則賓禮之事軍旅田役則軍禮之事喪荒則凶禮之事 ○王昭禹曰禮事不一則比敘之者亦非一官府小宰以禮校比其具宰夫又從而贊之

凡朝覲會同賔客以牢禮之瀍掌其牢禮委積（于偽反）膳獻飲（於鴆反）食（音飼）賔賜之飧（音孫）牽與其陳數

鄭康成曰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

王氏詳說曰牢禮之法者盖委積膳獻飲食賔賜之飧牽無非牢禮按聘禮云賔至大夫帥至于館宰夫朝服設飧是賔始至則有飧禮飧小禮又曰聘致饔是賔已至則有饔禮饔大禮先鄭以飧為夕食非也

賈氏以饔餼為牢禮亦非也夫賓至設飧何待夕乎凡禮皆有牢何必饔乎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掌客行人所掌可攷而知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地官遺人所謂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是委積往來道路閒所給用也膳則掌客所謂上公殷膳大牢以及歸侯伯殷膳則無及歸子男又無殷膳矣此之謂膳獻則掌客所謂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

十子男五十唯上介皆有禽獻飲則行人所謂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此所謂飲食則行人所謂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此之謂食賓賜掌客所謂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之牢禮之陳數曰賓賜云者以其賓之故而賜其羣下耳此之謂賓賜飧牽則是自委積以下膳獻飲食賓賜皆有飧牽掌客所謂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其死牢

如飧之陳牽三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此謂飧牽但致積致飧致饔餼致饔食與夫賓賜皆有牢禮必曰飧牽者以客始至之禮為言耳委積雖不言牢數然積視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鄭氏謂君用脩臣用牢非禮以為脫誤當矣由是言之委積亦有牢委積往來皆有之此所以先於膳獻飲食也言飧不及饔言牢不及死牢義亦在其中矣

王氏曰陳數則以爵等爲之牢禮所陳之數○鄭鍔曰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醢醢百甕皆陳所謂陳數也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鄭康成曰弔事弔諸侯諸臣也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加恩則有賻焉

○賈氏曰謂王使人弔諸侯自弔諸臣須從王行者幷有賵喪之具百官當共故宰夫總戒令之與幣器財用凡所共者也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鄭康成曰大喪王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賈氏曰三公六卿喪尊故宰夫與春官職喪帥其喪家有事之官有司治之大夫喪卑故宰夫不自為使在巳之旅下士帥有事於喪家之有司而治之

陳及之曰鄭氏說治共辨也此不惟共辨而已古者
卿大夫之喪其禮各視其命數所謂諸侯七介遣車
七乗大夫五介遣車五乗與夫大斂小斂衣衾棺椁
明器之類悉有隆殺有功則升有罪則降王制曰大
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是大要也春秋
猶有此制臧哀伯死葬之加一等共仲孟穆伯則降
之范獻子葬魏舒去其柏椁趙孟自誓桐椁三寸不
設屬辟其禮必自上制之也然宰夫特案其大要其

官府專掌之者固自有職喪也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賈氏曰歲終周之歲終○鄭康成曰正定也○賈氏曰攷其治者會要成總考之也○王昭禹曰宰夫治官之考其職掌贊大宰小宰故歲會月要日成皆使羣吏正之歲會則使入于大宰月要則使入于小宰日成則宰夫受之治則案所入之計書而攷之先王

以時興事治不以時舉則違時令而失其會罪莫大

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先王謹時令

其嚴如此則違時者法之所必誅也○王氏曰以告

而誅者不待三歲大計而誅之者也

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脩宫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

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鄭司農曰正歲之正月以法戒敕羣吏○林氏曰羣吏

在宫中者○王昭禹曰以法警戒者使之各謹於用

法也正歲小宰既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令宰夫又警戒羣吏脩宮中之職事盖賛小宰而令之也

愚案能者才藝之優長良者器質之粹美宮中官吏與百司庶府不同凡飲膳酒漿之供幄帟次舍之役非有能者莫勝其任故先以書其能者彼才能雖優而器質不美其如姦邪柔佞之行便嬖側媚之人或濫厠其間亦足以蠱惑人主之心術故繼以書其良者〇林氏曰稽功緒則有能者糾徳行則有良者

王昭禹曰書所以識之○王氏曰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歲終則會其行事然後宰夫得以攷其會而正歲書其能者良者以詔于上○鄭康成曰上謂大宰小宰○王昭禹曰告于上將以賞之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正長也主宮中官之長○李景齊曰凡官言正皆萬民之所取正也宮正者其官於是而取正

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王氏曰戒戒其怠忽糾糾其緩散令使之有為禁使之勿為○易氏曰戒而後令作其為善糾而後禁止其為惡

王昭禹曰侍衛不嚴無以備非常左右不正無以謹近習況王宮者百官之治事皆會于此天下之治忽實本乎此不嚴其制何以謹近習而備非常先王擇人以為之正又使之掌戒令糾禁焉如是則在宮中者無非公正之士忠義之人非僻之心無自而啟姦

究之變無自而作

以時比（毗志反）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鄭鍔曰先儒謂時四時也然宿衛欲嚴頃刻不可無禁安有四時始一校比之當與時禁之時同義○鄭康成曰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也版其人之名籍待待戒令及比也

夕莫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為其有解惰離部署○鄭司農曰柝戒守者所擊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傳曰魯擊柝聞於邾○王氏曰夕擊柝而比之若今酉點故謂禍災令宿宿衛王宮春秋傳曰忘守必危況有災乎○鄭康成曰故凡非常也文王世子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也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令宿之事蓋亦存焉○賈氏曰令宿其比亦如之亦如夕擊柝已上之事○王氏曰若今坐甲○王昭禹曰先王之於

宿衛其比之也以時其待之也以版固已詳矣而又夕擊柝而比之以宿衛於王宫者宜致其嚴故也陳及之曰胡五峯云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于庫門之外所以别内外嚴貴賤也今宫正及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曰去其竒衺之民則是妃嬪與官吏雜處㢘陛不嚴而内外亂矣殊不知宫正所掌者宫中徒役之民與夫典婦功典絲枲染人屨人等官皆士人也皆有宫廬官署在内雖在宫中不應與

妃嬪雜處漢郎吏舍衛士廬周匝殿內自後世而觀亦與宮嬪雜處耶稍有政事亦必有節制矣如胡氏之說則凡在外朝者悉士民可也凡在宮中者悉妃嬪可也○餘說見內宰

辨外內而時禁

易氏曰王宮有內外自雉門內以至燕寢則為內自雉門外以至外朝則為外○王昭禹曰王宮之官府與夫次舍之人在外者在內者○劉執中曰內者有版也外者有門籍也

無籍而入有版而不宿衛者辨而禁之不失其時也○史氏曰外之入內之出不可不辨○王氏曰時其出入啟閉之禁

稽其功緒糾其德行

鄭康成曰稽猶攷也計也○王昭禹曰興事造業謂之功功事有倫謂之緒功緒有多寡故稽之德行有邪正故糾之○王氏曰稽之防其怠糾之防其邪○鄭鍔曰治職業者或有既成之功或功未成而已有端緒者從而稽之始見其任官之能謹操脩者或有

自得之德或德之成而見於所行者從而糾之始知其修身之美

幾其出入均其稍食

王氏曰幾謂微察其出入○愚案宮正所幾乃宮中之羣吏固非士庶子亦非閽人所幾於中門之禁也

王氏曰均平頒之也○鄭康成曰稍食稟禄也○賈氏曰言稍則稍稍與之月俸是也○陳君舉曰此見先王稟給之意非若今糧料院使士大夫各持劵𣝣打請所以護養士

大夫廉耻多矣伊川先生初赴召居闕下日用窘迫假貸於朝臣當時諸公謂其俸給不足索糧料院文書視之則自赴召以来未甞打請正以持狀而請非先王養賢之意也先王之時只是各頒之官長使自均給之

陳及之曰王朝之環衛宮正均其稍食王宮之内任内宰均其稍食王朝之諸臣稾人共其食○愚案此皆庶人養之以稍食者若士庶子則有秩矣

去起居反 其淫怠與其奇音寄衺似嗟反之民

鄭康成曰淫放濫也怠解慢也奇衺譎觚非常○王昭禹曰奇無常也邪不正也淫怠奇衺不去則淪胥而敗矣凡在宫中之民尚然況吏士乎○鄭鍔曰閽入言奇服怪民不入宫則奇衺之民是也民之行怪者或習為妖術以冒惑人苟留宫中之官府傳入宫禁而左道巫蠱之禍起○易氏曰司隸掌師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宫此宫中之民其四隸之民

耶

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鄭康成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王氏曰會其人以為伍會其伍以為什使之相保然後教以道藝也○王昭禹曰道本藝末也道實藝華也教之道藝欲其本末華實俱得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惟愛人然後可以使之近君惟易使然後可責以守衛教之道藝然不先會其什伍則莫相勸督而務學矣

總論

王氏詳說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所謂道也保氏教之六藝所謂藝也然則師氏保氏分道藝而教之以致其詳宫正合道藝而教之以致其要師氏帥其屬守王門保氏使其屬守王闈初未嘗會其什伍也宫正則非惟教之道藝且會其什伍矣故以宫正名官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賈氏曰稍食謂宫中官府等月禄○鄭康成曰行事

吏職也○王氏曰月終㑹其食為小宰受其月要故也歳終㑹其行事為大宰受其歳㑹故也○王昭禹曰稍食必以月㑹行事必以歳㑹而疏數不同者盖養之詳而責之略矣夫事君先其事而後其食人臣之義也使人養之詳而責之略人君之仁也

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宫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賈氏曰大事謂祀與戎則令于王宫之官府次舍使之皆在次舍不得去部所守而須有所為也

春秋以木鐸脩火禁

史氏曰火星三月見於辰九月伏於戌脩火禁於宫中必待春秋順時令也○王氏詳說曰周禮有民火有公火司爟掌火之政令民火也司烜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公火也王氏賈氏徒見司爟有季春出火季秋内火之文遂以為春秋火禁之證非也葢宫正脩火禁於宫中而出納火者民火耳至於司烜中春脩火禁於國中言春而不及秋以出火為主耳宫正脩

于宮中也司烜脩于國中也宮中非國中之比故併及其春秋○王氏曰春秋脩火禁若今皇城四時戒火也

凡邦之事蹕音畢宮中廟中則執燭

王昭禹曰蹕則以嚴於禁止為事執燭則以明於照察為事皆衛至尊之道也事鄭氏謂祭事凡邦事孰非事也何謂祭事而已宮中廟中鄭氏謂祭社稷五祀於宮中祭先王先公於廟中○史氏曰出入皆蹕

禁馳驟而肅喧譁也祭則執燭禁昏晦而防不虞也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鄭康成曰廬倚廬舍堊室○賈氏曰倚廬謂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為廬堊室者兩下為之與廬異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史氏曰禁殺亂而別嫌疑也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伯長也

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愚案天子以天下為家守在四夷公卿大夫之子弟以天子為家守在王宫或謂王宫以士庶子守之則可若虎賁氏在國亦守王宫司隸帥四夷之隸執其邦之兵亦守王宫何也不知自中門以至路門皆宫也而王宫之衛自分内外各有其人士庶子之守在路寢之内次舍之中虎賁翟隸不屬

之宫伯此必在寢門外明矣

鄭康成曰士謂適子庶子其支庶○王昭禹曰庶未命也士則爲適也

○王氏曰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内外察○王昭禹曰平時教之道藝以之充宫庭之衛宜也○賈氏曰凡在版者子弟皆有名籍以擬校比也

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

史氏曰凡所施者皆政所禀者皆令○鄭鍔曰秩如

常膳常酒之類所當得之常賜也敘如下士中士之類所當遷之等級也為人之子弟未有祿稍以廩之未有列位以畀之必有敘以進之謂之行者言當推而行之使無留滞壅遏也説者謂只於宫伯與里宰二官言行其秩敘何也葢里宰之秩敘所以勸農夫之力田不行則農不勸此所以勵士庶子之衛上不行則忠節不立○王氏曰有役焉則作其徒也○王昭禹曰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則作其徒者以其太子之役故也夫其親則役於其

君子弟則役於太子此休戚所以一體而無異處歟

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鄭康成曰衛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王氏曰授宿衛之職事也○史氏曰次舍必以八者環八方以衛宸居如宿之拱極也職事者嚴更擊柝静蹕無譁以躬其勞也○鄭鍔曰宫正言次舍此言八次八舍何也宫正掌官府之在宫中者則固有直廬矣此乃子弟分以

授之或處四角或處四中授以所次之廬所宿之舍使各任徼候之事則與已有職異矣

若邦有大事作宫衆則令之

賈氏曰事亦謂寇戎之事也作起也○易氏曰士庶子之職有當行者有不當行者出而守禦國鄙如諸子所謂帥國子而致于太子唯所用之此在所當行而宿衛王宫若宫正所謂令于王宫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豈所當行者哉令之令無去守而已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

王氏曰秩酒秩膳之類日月有焉故月終則均之勞逸劇易宜以歲時更焉故歲終則均之

王昭禹曰會為之大計均平頒之而已宮正尊於宮伯故主其會宮伯卑於宮正故主其均

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鄭康成曰頒讀曰班班布也衣裘若今賦冬夏衣也

○賈氏曰夏時班衣冬時班裘也○易氏曰此誅賞

之法即推行宫正戒令糾禁之法者也戒而後令作其為善糾而後禁止其為惡此宫正所以列之於始為善不怠勉之以賞為惡不悛厲之以誅此宫伯所以敘之於終

李景齊曰稍食所以養之衣裘所以被之食人之食則思所以死人之事被人之衣則思所以懐人之憂先王所以厚之也者亦使之有以充其責而已掌其誅賞者凡以懲勸之而已言誅賞而不言所告則冡

宰大臣也廢置誅賞尚以詔王則宮伯可知矣衣裳之頒所以示其仁誅賞之行所以示其義仁以親之義以制之先王所以治國子者固有道矣此所以用之於宿衛則無間之可乘用之於守固則無患之弗禦安危一心而上下以親休戚一體而内外以察

總論

薛平仲曰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視王朝之官府為親矣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以授八次八

舍之職事視宮中之官府為親矣
陳君舉曰凡環衛有二等其一是公卿大夫之子弟分置八隅宮伯領之其職云掌王宮之士庶子是也其一是官府凡在宮庭者徒役錯置於士庶子八次八舍之間周列環衛以周王室宮正領之其職云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比宮中之官府是也二者皆環列之衛至於人主切身侍御僕從則令掌於大僕故宮伯宮正所掌是總於冢宰春秋猶存此意如楚潘崇

為之師掌環列之尹至漢則宮伯所掌者謂之兵衛

屬之衛尉而大僕惟掌天子輿馬及扈從至於羽林

次飛之屬乃隷於光禄勲為天子私人官職分散矣

愚案先王陳設兵衛皆使冢宰統之召伯以西伯

為相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吕伋吕伋大司馬

之屬亦須命而後行葢宰臣統宿衛此最有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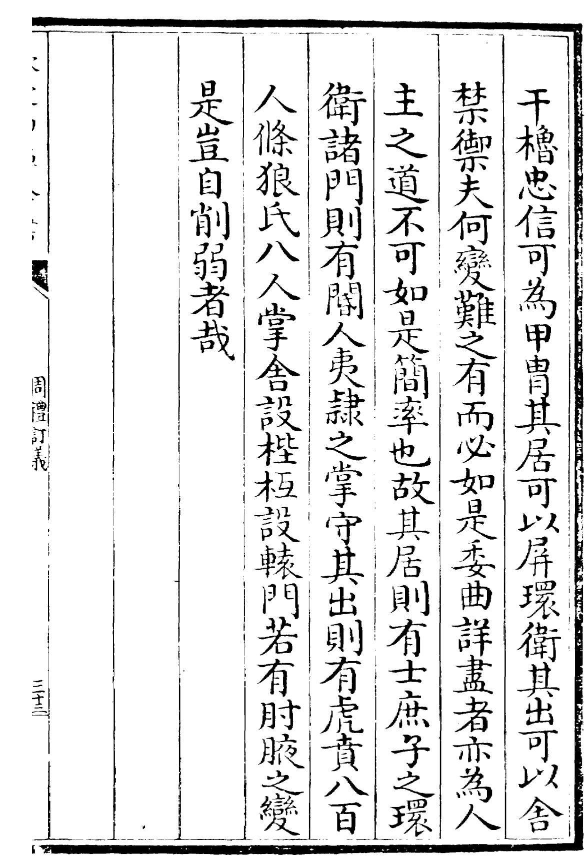
鄭伯謙曰宿衛之兵有四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

大夫士庶子以為環列腹心之衛宮正宮伯所掌是

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大僕以掌之執其兵器服其兵服以衛王門之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翟則以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行而飭整騶從此宿衛之別也

又曰宮正宿衛之士統於大宰而虎賁之虎士八百人亦王之親兵乃不統大宰而散諸司馬者何也曰此司馬亦聽命於大宰耳必散諸司馬者內外雖不以相統而彼此不可不相持是以兵衛掌於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虎賁司隸漢以南北軍相制而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周人遺意

陳及之曰王者一身以德為車以樂為御禮義可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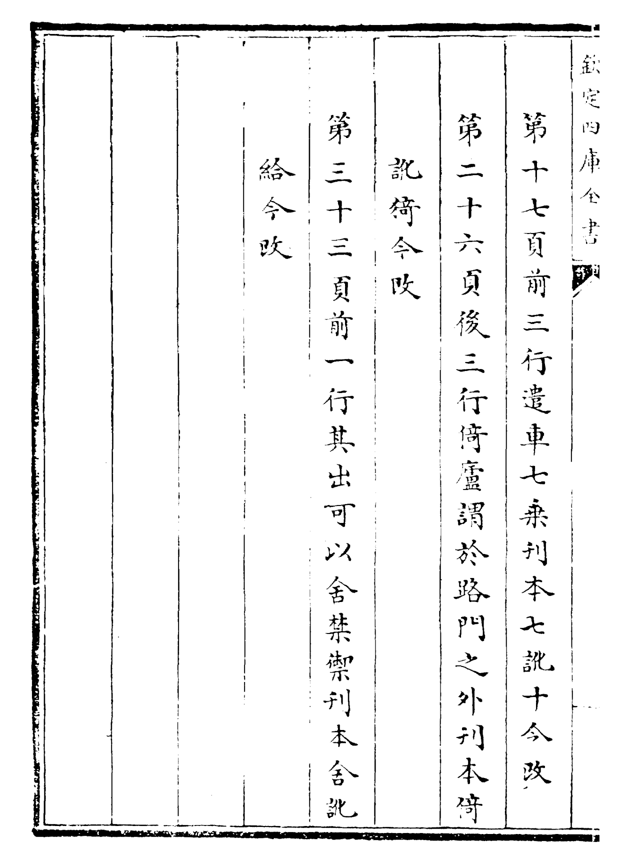

干櫓忠信可為甲冑其居可以屏環衛其出可以舍禁禦夫何變難之有而必如是委曲詳盡者亦為人主之道不可如是簡率也故其居則有士庶子之環衛諸門則有閽人夷隸之掌守其出則有虎賁八百人條狼氏八人掌舍設梐枑設轅門若有肘腋之變是豈自削弱者哉

周禮訂義卷五

謹案卷四第二十六頁後四五行朝覲二也會同三也賓客四也與軍旅田役喪荒三者凡七也刊本訛作賓客二也與軍旅田役喪荒五者凡七也據經文增改

卷五第十頁前一行縣師所掌閑田之縣也刊本閑訛問今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以攷百官府羣都都鄙之治刊本脫都字據周官增



第十七頁前三行遣車七乘刋本七訛十今改

第二十六頁後三行倚廬謂於路門之外刋本倚訛徛今改

第三十三頁前一行其出可以舍禁禦刋本舍訛給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繆引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六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二

周禮訂義卷六

宋 王與之 撰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夫食官之長也○賈氏曰謂與下庖人内外饔亨人等為長也自膳夫至腊人皆供王膳羞飲食饌具之事故次宫室也○王氏詳說曰膳人得人則如屠蒯非人則如仲允此膳夫所以次於宫伯也○禮庫曰宫正宫伯

之下即以膳夫掌飲食之官系之古人之意深矣緣此事甚繫利害非惟是養人主氣體專是正君之心防君之欲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既是人欲須防閑撙節可也使飲食之共皆得其正君心安有不正乎若下之所共必以之正人主雖欲小肆其欲亦不可得若更無常制而供之者惟求以投其欲好則縱欲不已如唐時貢荔枝置遞鋪至死者相屬於道豈不大為民害若周官所供各有定制又且一

一閞涉冢宰冢宰既得此人則飲食之官安得非正人誰敢以四方珍味私投人主之欲古者格君心皆在此處

掌王之食音似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鄭康成曰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

凡養之具大略有四○賈氏曰此皆下之所載矣仍有珍醬不言者小者略也

賈氏曰云以養王及后世子舉尊者而言其實羣臣及三夫人以下亦養之也○陳君舉曰自膳夫供膳

酒正供酒司服供服皆以后世子與王同之此三代之良法王者以天下為家豈容一家自為分異王后君之體也世子君之别也故天子曰國君后曰小君世子曰儲君秦漢以後侈心太過乃以少府自主天子之食中長秋主椒房之食家令主宫中之食如是則不免有私妄用而后世子各得以自侈矣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

鄭康成曰進物於尊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

○史氏曰饋者儲之一歲之間隨所欲食而進之非謂一日之奉而咸備食前也周公載之若此之冨者以饋非常御之物儲之末用之時有時而或進之○鄭司農曰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彫胡也○賈氏曰此據食醫

○鄭康成曰六牲馬牛羊豕犬雞○賈氏曰此據爾雅○鄭司農曰六清水漿醴醇醫酏○賈氏曰此據漿人文也○鄭康成曰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賈氏曰公食大夫禮下

大夫有脚膗膮此出於牲者也上大夫加以雉兔鶉鴽此出於禽獸者也○王氏詳説曰國君庶羞内則所載者三十一物自牛脩鹿脯至於楂梨薑桂是已鄭氏謂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謂天子所用百二十品作記者不能次録耳此所以有其數而未聞其物也

鄭康成曰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賈氏曰八珍並見内則又有糝與酏及羞豆之實非珍故不取

醬謂醢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五齏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醢人共齏菹醢物六十甕

陳君舉曰王者君臨四海九夷八蠻畢獻方物以供

服食器用所謂食用六穀至醬用百二十甕者立其常制無使此心之或過也不如是則墨子菲薄之說行天子身衣弋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矣反是則肆其嗜欲酒池肉林以困苦天下此皆禮分不明故也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鄭康成曰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賈氏曰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案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食日中而餕餕者餕朝之餘也則遂以食之謂朝之食則知先朝食次乃日中而餕也○薛氏曰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案此鼎十有二牢鼎既

有牛羊之類陪鼎又有牛牖羊牖之類何謂日用少牢而朔月大牢矛楚語曰天子舉以大牢則知日舉亦大

牢

鄭康成曰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也○賈氏曰案聘禮致饔餼註云飪一牢鼎十有二是也牢鼎九在西階之前云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陪鼎三者當内兼膷臐膮並陪牛羊豕鼎後是也○王氏詳説曰膷為牛臛臐為羊臛膮為豕臛此陪鼎三也

鄭鍔曰其舉也則用鼎十有二其食也取鼎之物而載於俎每鼎之物皆有俎則俎亦十二說者謂鼎俎奇籩豆耦鼎俎以盛牲體牲動物屬陽其數宜奇今

用十有二何也攷於禮家之數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所謂正鼎九也又有膷一臐二膮三所謂陪鼎三也或九或三其數皆奇合之以為十二者示人君之尊宜法天之大數也觀衣之十二章門之十二重馬之十二閑冕之十二旒則鼎俎之奇而以十二為言可知也

鄭康成曰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〇賈氏曰言實即牛羊豕之類陪鼎三膷臐膮者庶羞在於豆唯牢鼎之物各在俎故云亦九俎也〇陸氏曰俎始於禹而後世用之於吉凶

者文質於是乎異矣特牲三俎又有胙俎非正俎王日舉鼎十有二内三陪鼎非正鼎

以樂侑食

鄭康成曰侑勸也○賈氏曰上言王日一舉此云以樂侑食即王制云天子食日舉以樂論語曰亞飯三飯四飯鄭云皆舉食之樂彼諸侯禮尚有舉食之樂明天子日食有舉食之樂可知

薛氏曰飯必告飽而告飽必有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導其動有樂以防其心此人而有侑食之禮也況王者之日舉乎然以論語考之每飯異樂每樂異工若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此終食之侑而樂工

皆備也此則每舉之侑一工而已又無鐘鼓

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賈氏曰凡祭皆祭先造食者王將食必祭先膳夫授之○程氏曰古者飲食穀必思始耕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王氏曰授王以所祭之物也○鄭康成曰祭謂刌肺脊也○賈氏曰祭肺有二種一者名為舉肺亦名離肺此為食而有二者名為祭肺亦名為刌肺此為祭而有舉肺則離而不絕祭肺則絕之今此膳夫授祭為食而授即舉肺也

王氏詳說曰古者食必有祭明堂位云有虞氏祭首

夏后氏祭心商祭肝周祭肺此四代之所尚也月令云春祭先脾夏祭先肺季夏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腎此四時之所尚也膳夫授祭本以此然曲禮云殽之序徧祭之者謂無所不祭但周人以祭肺為主

鄭康成曰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王氏曰品嘗者養至尊當謹故也所防者微矣

卒食以樂徹于造

賈氏曰卒終也天子食終作樂以徹器○鄭康成曰

造作也○賈氏曰謂造食之處即厨是也○王氏曰造至也致食於是然後進而御王及其卒也徹于所致而置焉是謂徹于造○王氏詳說曰文王之為世子命膳宰曰末有原蓋防其復進也必徹于造食之所亦防其復進耳

王昭禹曰王之食必侑以樂及其卒食又徹以樂則其所養固有道矣如是則無適而不和推而致之大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豈特資一人之養哉

王齊日三舉

賈氏曰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大牢

○鄭鄂卿曰王日一舉一大牢也朔日加食一等則二大牢也齋之日三舉則三大牢也葢朔之聽政勞於常日於是而有加於常食祭祀將以致精明之德自强於禮而交於鬼神不可以不備其養於是而又有加於朔食所任愈重所治愈大則所養愈加厚○史氏曰當不飲酒不茹葷之時懼其食力之不足則不能勝祭事故三舉以助之非謂盛殺而供也

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側八反則不舉天地有烖音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鄭康成曰大荒凶年大札疫癘天烖日月晦蝕地烖崩動大故寇戎之事○鄭司農曰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李氏曰荒札烖皆不舉然則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為之貶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皆自貶損憂民之道也如此天不為之順人不為之悅用度不足海内不寧未之聞也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賈氏曰上文王日一舉鄭以為朝食燕食謂日中及夕也○王昭禹曰非若朝舉於禮為盛故有燕閑之意如燕居燕朝同○王氏詳說曰燕食謂三飯四飯耳鄭氏以為奉朝之餘膳所祭牢肉也王氏謂餕餘不祭王之所膳有魚人辨物以共王膳掌畜又掌膳獻之鳥祭其魚鳥歟然王氏之說得矣鄭氏亦未可非也王藻曰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此謂天子之燕食也又云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

肺夕深衣祭牢肉此謂諸侯之燕食也天子言餕諸侯言祭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互文見義耳蓋殺之序徧祭之朝食祭肺則牢肉亦未及祭也豈得為餘物乎 ○愚按鄭氏謂祭之餘膳者非謂王食之餘蓋一舉分為三朝食其一則日中及夕又各係其一矣

薛氏曰王舉則授而弗賛燕食則授而賛之者以舉為禮之盛王當自致焉燕食則其祭不如舉之盛故膳夫授而賛之 ○方氏曲禮解曰朝食以牛羊為主燕食以魚鳥為主

凡王祭祀賔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賈氏曰祭祀謂祭宗廟胙俎謂若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設主人俎於席前王受尸酢禮亦當然賔客食謂王與賔客禮食於廟賔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有饌皆設俎故亦有胙俎也○鄭鍔曰王當祭祀以祭之胙肉置之於俎則名曰胙俎與賔客禮食則主人飲食之俎亦曰胙俎是俎最尊不可褻膳夫親徹之不敢使其屬也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賈氏曰按下經燕飲酒謂大事與臣飲酒則此云王之稍事是小事而飲酒也故空設薦脯醢若大飲與食則有牲體矣○王昭禹曰脯醢共於腊人醢人膳夫則設薦之而已

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鄭司農曰主人當獻賔則膳夫代王為主君不敵臣也燕義曰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崔氏曰凡王

燕諸侯皆於路寢使膳夫為主人王不為主以燕燕禮輕故君不酌也故為獻主○楊氏曰說者謂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也不然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獻主而王不自獻酬焉是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陳藴之曰龜山之說固善然鄭氏蓋本禮記而有燕義為證矣二意當兼用以令世論之凡尊長之待卑幼也正席之後或命子弟為主

所以伸其懽然畢不瀆尊之意固存乎中矣
王昭禹曰王之於羣臣其禮有饗有燕饗以訓恭儉則以禮為尚燕以示慈惠則以恩為尚致於寢所以示私也服用朝所以示禮也酒行無筭所以親之也登歌鹿鳴所以樂之也間歌魚麗所以備物也王之於燕所以將其厚意者如此羣臣嘉賓胡為而不盡其心哉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

鄭康成曰亦主其饌之數耳○王氏詳説曰王之饋膳夫所進也世子之饋膳夫特掌之而已饋而進之者内饔也内饔共王后及世子之膳羞

鄭司農曰脩脯也○賈氏曰謂王以肉及脩脯頒賜羣臣則膳夫掌之加薑桂鍛治之曰脩無薑桂以鹽乾之曰脯散文言之則脩脯通也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

鄭康成曰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王氏詳説曰少儀曰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於君子曰膳其於太牢則以牛左肩九箇少牢則以羊左

肩七箇𤞞豕則以豕左肩五箇○賈氏曰左傳祭有受脤歸脤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也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諸侯之臣有歸脤於君而王之臣亦然○薛氏曰諸臣如都宗人凡都祭祀致福于國家宗人凡祭祀致福然後祭僕於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然則膳夫之所謂受而膳之者受之於祭僕而膳之於王也

鄭司農曰以羔鴈雉為贄見者亦受以給王膳○薛氏曰司士曰掌擯士者膳其摯蓋擯見之時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然後司士於此而膳其摯後鄭謂

膳者入於王之膳人然則膳人之所受者受之司士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鄭康成曰不會計多少優尊者○王氏詳說曰王天下之父后天下之母世子天下之本膳夫於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於王及后之膳禽不會而不及世子是世子之膳禽則會矣曰膳常禮也膳禽非常禮也不會者所以重其為天下之本也會者所以正

其繼天下之本也又所以杜其窮奢極侈之心也酒正曰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是世子之飲則會外府曰惟王及后之服不會是世子之服則會會其禽則無禽荒之失會其酒則無酒荒之失會其服則無好潔衣服之失此所以見周公之待世子也○楊氏曰有司不得拘制天子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而非有司之法

故也○呂氏曰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凡羞服幣帛匪頒好用皆在焉而其屬所掌王之膳禽酒服裘皮皆不會制其大而闊其細此所以能均節財用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賈氏曰庖猶今之厨○

宮正䟽曰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之類即冬官鄭云以其事名官也○鄭康成曰賈主市買知物賈

掌共音恭六畜許又反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鄭康成曰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卜日曰牲○鄭司農曰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鄭康成曰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王氏詳說曰左傳雖有熊蹯孟子雖有熊掌要知非禮物所用 六禽鴈鶉鷃雉鳩鴿○賈氏曰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雞○又見膳夫 夏官校人羊人地官牛人春官雞人秋官犬人冬官豕人總送六畜與庖人六獸六禽即獸人送之庖人得此共與膳夫內外饔故云掌共辨其名物者謂禽獸等皆有名號物色

故辨之○劉執中曰辨其名物者物雖可食不辨其毒則能害人內則曰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又曰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奥鹿胃皆食之而不利於人所當辨者○史氏曰此所謂常珍也若異饌則不可以為常而嗜之必有以口腹累四方萬里之遠者矣

凡其死生鱻悉然反薧苦老反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鄭康成曰凡計數之○鄭司農曰鱻生肉薧乾肉○劉

執中曰死謂不可以生致者生謂不可以死致者鱻謂不可以薨薧者薨謂不可以鮮致者

史氏曰膳常食也羞庶品也羞出於牲非常御之物時乎進之耳○鄭康成曰薦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為尊

○愚按薦羞已見宰夫 ○王昭禹曰膳夫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則薦所共設薄矣庖人共后世子膳羞而不共薦者蓋薦則自后世子之官屬共之

共祭祀之好羞

鄭康成曰謂四時所為膳食若荆州鮺魚青州蟹胥

雖非常物進之孝也○鄭鍔曰祭之日思其飲食思其所嗜乃孝子事死如事生之志也昔屈到嗜芰死而其子羞芰君子皆以為非安石乃以共好羞為昭先人之好僻殊不知魯之祭非禮經之正區區求四方之物以為美故孔子正之耳非所謂先王之好者也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鄭康成曰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賈氏曰凡喪未葬以前朝夕奠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喪紀庶羞故知謂虞祔也　禽獻獻於賓客○賈氏曰謂若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之類

史氏曰禽獻雖出於掌客庖人則授其法而視其出

入獻者亨而進之也

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鄭康成曰令令獸人也禽獸不可久處賔客至將獻之庖人乃令獸人取之○王氏曰掌客聘禮此禽獻之法也令禽獻則以此法授之使知其所獻之物與其數○鄭康成曰出入謂及其來致禽亦以此書校數之至于獻賔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賈氏曰展者視也行去也謂將向客館之時省視禽牲然後去也庖人既以數授獻人俾依數以禽入庖人是入

也庖人得此禽則依數付使者送向館是出也〇鄭鍔曰賓客乘禽之禮當如其命之數因其舊法存焉令獸人取必以舊法授之則用各有數而無失禮之逕矣其來共也以所授之法而入之其將用也以所授之法而出之吏雖欲為姦胡可得哉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其居反鱐所留反膳膏臊素刀反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書然反

鄭康成曰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〇史氏曰羔稚

羊豚稚豕也方春草生羔豚美故用之腒乾雉也鱐乾魚也方夏暑盛物易腐故用之用犢麛於秋秋時草物賓犢麛食之而肥也用鱻羽於冬冬時陽氣大魚潛鴈定而肥也飲食之滋春膳牛脂曰膏香夏膳犬脂曰膏臊秋膳雞脂曰膏腥冬膳羊脂曰膏羶各以其物之所便而調和之也夫膳食唯其所嗜而已必案四時而共之者一則避其物時之孕育一則辨其物性之所宜以是為膳則養王之形體者至矣○程

氏曰羔豚羊豕之小者方春品物小故以小而美者為宜腒鱐雉魚之乾者方夏物餒敗故以乾者為宜犢麛至秋則物成而可嘗之時雖犢麛皆得以嘗之矣鮮羽至冬則物衆可進之時雖飛與潛者皆得以進之矣然此固足以為時之宜苟在臟有所不勝食之亦不足以為善也故又膳膏薌膳膏臊膳膏腥膳膏羶焉無非主五行之氣而以養其形也○王氏詳說曰月令所食唯時令也庖人所行順物性也春草始生則羔豚肥秋草已熟則犢麛肥草之熟則甚於生犢麛之肥則大於羔豚夏則腒鱐之性為燥冬則鱻羽之性為定是順性也若夫月令則異是矣牛土畜也故季夏食之犬金畜也故秋食之彘水畜也故冬食之然春食羊者以春之氣尚寒故食火畜也夏食雉者以夏之氣尚熱故食木畜也此秦之禮與周之禮不同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鄭康成曰膳禽四時所膳禽獻如世子可以會之○王氏詳說見膳夫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鄭康成曰饔割亨煎和之稱○賈氏曰饔和也熟食曰饔內饔所主在內以其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及宗廟之祭皆事之在內者

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易氏曰割之而烹之以鼎煎之而和之以味左氏載晏子之言曰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是豈可輕也哉○鄭康成曰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也○林氏曰所謂左殽右胾或燔或炙是也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也

王昭禹曰庖人共其物於始饔人熟其物於終所以通職聯事故饔人所掌者割亨煎和之事所用之物則共於庖人也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

呂氏曰陳設也○鄭康成曰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賈氏曰案少牢司馬升羊實於一鼎是曰脀案特牲云卒載加匕於鼎是其實俎曰載○史氏曰取牲以實鼎取體以實俎

王氏詳說曰內外饔言鼎俎亨人言鼎鑊蓋初陳鼎

於鑊西故言鼎鑊後陳鼎於阼階下其俎皆陳於鼎西南故云鼎俎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鄭康成曰先進食之時常選擇其中御者○賈氏曰百羞則羞用百有二十品是也醬則醬用百有二十甕是也珍物者謂八珍之類俟待也

王昭禹曰膳夫掌以膳羞養王及后世子則后世子之羞膳亦膳夫掌之也膳夫獨言凡王之饋則后世子之饋非膳夫所進内饔共之而已王之膳羞言饋

而后世子言共者降於王也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

賈氏曰按庖人注云腥雞也臊犬也羶羊也香牛也

○王昭禹曰腥臊羶香皆天産之物資氣體之養者也所禀之氣一不和則資其味者疾病乘之而至為害不少故内饔辨其可食者取之其不可食者去之

凡以謹於奉至尊也

牛夜鳴則庮音由羊泠音零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早到反臊

烏皫芳表反色而沙鳴貍音鬱豕盲亡亮反眂視二反而交睫音接

腥馬黑脊而般音班臂方紙反螻音樓

鄭司農曰庮朽木臭也○愚按左傳一薰一庮庮即臭也○易氏曰

牛晝作夜息無故而夜鳴則反常矣其肉必庮○賈

氏曰泠毛謂毛長也毳謂毛別聚結者○易氏曰羊以柔毛為貴

毛長而結聚則非善矣其肉必羶赤股股裏無毛非謂肉赤而走又

躁疾如此者其肉必臊○鄭康成曰皫失色不澤美

也沙澌也○方氏曰鳴鳴之悲涼者土塞而鬫沙疏而涼故謂之沙○王昭禹

曰鷹色則氣鬱而不達於毛羽沙鳴則氣鬱而不達於聲音其肉氣亦鬱而不可食矣○杜氏曰盲眂當為望視〇王昭禹曰有目而視不明謂之盲〇賈氏曰盲則無所覩見內則為遥望故子春從內則也豕乃聽物不合望視此豕眼睫毛交如此者其肉必如星○鄭康成曰腥讀為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方氏曰黑脊言衆體皆異而脊獨黑也般猶疾之有瘢般在前脛故曰般臂○鄭康成曰般臂臂毛有文也○鄭司農曰螻螻蛄臭也○賈氏曰以內則螻為脫漏字於義無取故轉為螻蛄字也馬黑脊前脛般般然如此其肉則螻蛄臭○史

氏曰物之形色一受天地謬盭之氣則駁而不純雜而不精食之不致疾者幾希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

賈氏曰內饔不掌外神故云宗廟之祀○陳君舉曰宗廟之割亨與王之食同掌是供王之食者此官也供宗廟之食亦此官也以見王以生道事親不以神道遠親意○賈氏曰上言掌割亨煎和之事此不言煎和者鬼神尚質不貴褻味凡燕飲食亦如之者謂

王及后世子凡燕飲食皆内饔掌割亨之事也

凡掌共音具羞脩刑膴火吳反胖普半反骨鱐以待共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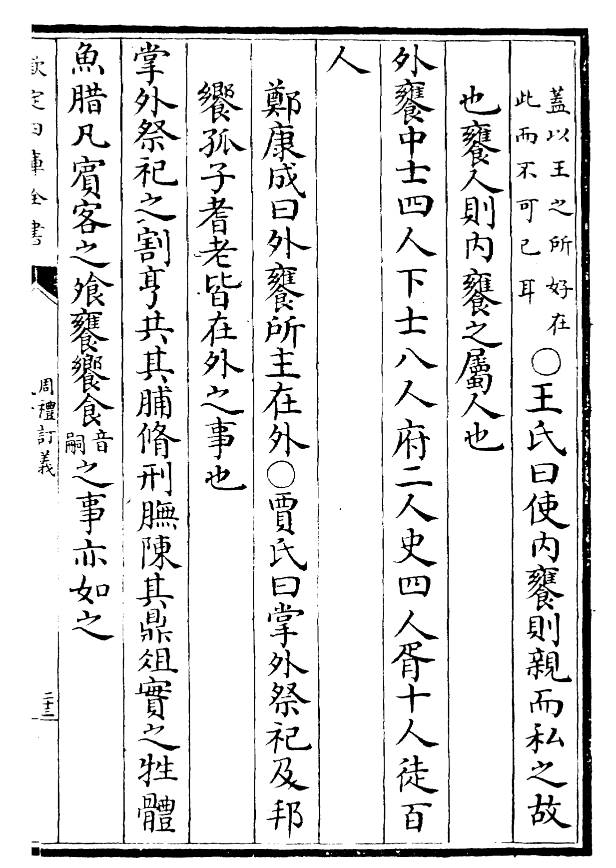
鄭康成曰共當為具○賈氏曰具羞脩刑膴已下也羞庶羞也○賈氏曰即百二十品是也脩鍛脯也○賈氏曰謂加薑桂鍛治之者刑鉶羹也膴牒肉大臠所以祭者○賈氏曰膴魚肉總有膴亦詁為大○王昭禹曰胖牲半體也○史氏曰骨體之連骨者也鱐魚之已槁者也○愚案脩已見膳夫脩膴胖又見腊人

王氏曰此七物有掌之者有共之者各掌其物以待

內饔共膳也蓋內饔掌王及后世子之膳則宜選取於羣有司以博珍善故也○史氏曰凡此七物又以共庖人焉故掌共其物以待共膳也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王昭禹曰好賜王以好而賜之出於私恩多寡無常惟其所與而已○史氏曰物之有形莫不悅生而惡死及受鋒刃赴鼎鑊恐懼痛楚無以異於人人之氣體資是以養不得已而食之祭祀喪紀賔客之燕飲常日之膳羞禮有不可缺者至於好賜之肉脩亦隨其所好而予之非泛泛然無不得也古之養老者曰天子袒而割牲養賢者曰庖人繼肉



蓋以王之所好在此而不可已耳○王氏曰使内饔則親而私之故也饔人則内饔之屬人也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鄭康成曰外饔所主在外○賈氏曰掌外祭祀及邦饗孫子耆老皆在外之事也

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音嗣之事亦如之

賈氏曰外祭祀謂天地四望山川社稷五祀皆掌其割亨共其脯脩刑膴如上所釋也陳其鼎俎謂若鼎十有二也凡賔客之事謂所陳之數如宰夫所云者皆外饔共之故云亦如之○史氏曰脯脩刑膴凡祭皆用陳其鼎俎兼有魚腊之實者以羣小祀不用牲者或用魚腊也

鄭康成曰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饔○薛氏曰案聘禮云賔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飧是賔始至有飧禮矣飧小

禮也又曰聘日致饔是賓已至則有饔禮矣饔大禮也先鄭釋宰夫以飧為夕食非也賈以饔餼為牢禮亦非也賓至設飧何待乎夕夕禮皆牢何待乎饔○愚案飧饔已見宰夫詳見掌客

王昭禹曰饗以飲為主行人所謂饗禮九獻之類是也食以食為主行人所謂食禮九舉之類是也饗食又王所以待賓客之厚禮也○鄭鍔曰饗有體薦有房烝䀇而成禮所以訓恭儉食則有飯有殽酒雖設而不飲其禮以食為主

掌其割亨與夫所實者皆如外祭祀之時蓋事賓如事神敬之至也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賈氏曰耆老對孤子則耆老者死事者之父祖兼有國老庶老孤子者謂死王事者之子○程伊川曰外饔酒正皆言饗耆老孤子則酒食未嘗偏廢也周官言饗不言食亦以饗未嘗無食也特以食爲下爾言老足矣必曰耆老者容養之以六十而上爲率歟以六十養於國故也○陳君舉曰饗耆老孤子掌於王之膳人見古人君民一體不厚已以薄人○陳及之說見司門

羅氏

鄭康成曰士庶子衛王宫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賈氏曰謂若宫伯所云者○鄭鍔曰養老孤其事在外外饔掌之宜矣士庶子在王宫亦以為外事何邪葢王宫官府之吏已有命位士庶子則未有命位或因作宫衆致之太子比之外事宜矣

史氏曰死事之臣忠義之家有親有子饗之致其勸也王宫之宿衛親且近既已均其秩敘頒其衣裘玆復饗之致其愛也致其勸則外之公卿大夫期以死

而報上有國爾忘家之心非無家也知一死之後家不至於流離也致其愛則内之士庶子期以身而徇主有君爾忘身之心非無身也知此身之生盡出於君上也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賈氏曰謂出師征伐及廵守田獵○王昭禹曰此於勞還犒師酌其長帥所以有獻賜之禮獻以飲之賜

以予之外饔則掌其脯肉之事○史氏曰師役用衆役以任衆憫其勞苦錫之脯肉獻則受之賜則共之所以洽其情而勵其節恱以使民民忘其勞

史氏曰小喪紀者一介之士以死勤事者之死喪陳其鼎俎如是為王之臣孰不知以死為上乎○賈氏曰謂夫人已下之喪則陳其殷奠及虞祔之鼎俎先王之世其饋餉飲食不過此數者平居節用用不過此而能使天下之臣悉歸於忠義功勲之域則飲食之恩不旣大矣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鄭康成曰主為外内饔煑肉者○鄭鍔曰鼎卦曰以木爨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況内外饔所掌上而宗廟下而賔客有王及后世子之羞膳有耆老師役之享賜乎故使下士四人專共鼎鑊之間使沃之以水燀之以薪各得其多少之量而不至於過則亨人雖微所係豈不重哉

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才細反

鄭康成曰鑊所以煑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脀于鼎

○易氏曰俎之所實取於鼎也鼎之所實取於鑊也
○史氏曰味以調和為主鑊所以亨煮鼎所以調味

○賈氏曰謂實水於鑊及爨之以火皆有多少之齊

○王昭禹曰亨和者水火欲其相當水勝火則物有過於生火勝水則物有過於熟亨人給之欲其適節而已

○陳及之曰水有美惡火有新舊無官府以掌其事足以傷生害氣

職外內饔之爨七亂反亨煮辨膳羞之物

鄭康成曰職主也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也

○史氏曰內外饔之所共廣矣而亨人盡職之不曰掌而曰職職有所兼掌則專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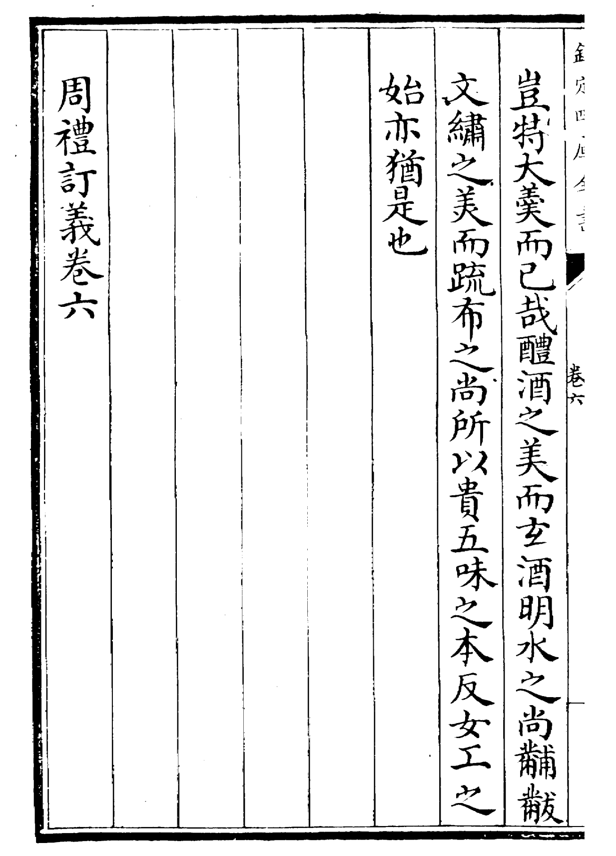
賈氏曰膳羞則牛鼎之物也〇王昭禹曰膳用六牲羞用百有二十品則其物不可不辨也

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鄭康成曰大羹肉湆也〇賈氏曰肉汁一名湆大羹肉湆盛於登謂太古之羹不調以鹽菜及五味〇鄭司農曰鉶羹加鹽菜矣〇賈氏曰謂陪鼎膷臐膮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之於鉶器即謂之鉶羹若盛之於豆即謂之庶羞

鄭鍔曰太古茹毛飲血所謂羹者血湆而已中古漸文則加滋味於是有鉶羹之薦去古既遠人心滋喪

縱口腹之欲窮鼎俎之味聖人懼焉故使祭祀之時薦太古之大羮貴本始也記曰大羮不和貴其質也所以交於神明者非食味之道也反本復古而已有大羮矣則鉶羮次之有鉶羮矣乃薦今世之食示不忘其初也使亨人於祭祀共之謂其職亨飪之事不可不知其本也賔客亦共之謂大享之時也荀子曰大享先大羮貴飲食之本也使人人知本安有暴殄天物者哉○易氏曰禮之初始諸飲食是以貴之然



豈特大羹而已哉醴酒之美而玄酒明水之尚黼黻文繡之美而疏布之尚所以貴五味之本反女工之始亦猶是也

周禮訂義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三　經部

周禮訂義卷七　　宋　王與之　撰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鄭康成曰郊外曰甸○賈氏曰公邑之田任甸地即在百里遠郊外天子藉田又在南方甸地故稱此官為甸師也甸法正在甸師○王昭禹曰田是也○黄氏曰王藉在野故以甸名官有教民之義故曰師鄭氏謂共野物官之長禽獸魚鱉莫非野物而以稼穡先之重本也列於膳庖之後飲血茹毛在黍稷之先故本其所從

來也○劉執中曰列於亨人之次祭祀以粢盛為本故也○王氏詳說曰王之耕耤其種則獻於六官其穀則藏於神倉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而已然種之所獻則見於天官之內宰穀之所藏則見於地官之倉人者蓋耕藉者雖為天官之事而藉田所在夫豈能外於地官鄉遂之間哉此廩人掌九穀之數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倉人掌粟入之藏舂人掌共米物饎人掌祭祀共盛所以同屬於地官

賈氏曰徒三百人特多者天子藉田千畝藉借此三百人耕耨故多也○王氏曰藉田千畝而甸師徒三百人為其以薪蒸役內外饔之事非特耕耨王藉故也

掌帥其屬而耕耨乃豆反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音資盛

鄭康成曰其屬府史胥徒也○賈氏曰除府史也○史氏曰以耒耜地謂之耕以金耘草謂之耨孟子曰深耕易耨是也○鄭康成曰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

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芓終之也○王氏曰公

昭禹曰王必三推者身先以帥天下也○以庶人耕耨之者續終以尊天子也

王田謂之藉以其借民力治之也王所親耕謂之藉則亦借民力終之故也王與諸侯各有藉田故甸師所耕耨謂之王藉

賈氏曰以時入之謂麥則夏熟禾黍秋熟則十月穫之送入地官神倉也○鄭康成曰齍盛祭祀所用榖也粢稷也榖者稷為長

易氏曰在穀曰齍在器曰盛○薛氏曰齍盛共之以舂人炊之以饎人實之以舍人奉之以大宗伯逆之以小宗伯然後立之以表而六官之人共奉之九嬪贊玉齍者玉敦受黍稷也大宗伯奉玉齍者奉玉與齍也廩人共接盛施於大祭祀而已接猶曾子問接祭之接也

王昭禹曰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則天下之為農者孰不勸於耕以天子所親耕者共齍盛則天下之為子者孰不勸於養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

殖於是乎始厚龎淳固於是乎成天子親耕藉田厚本之道孰大於是

祭祀共蕭茅

杜氏曰蕭香蒿也○鄭康成曰詩云取蕭祭脂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鄭氏曰蕭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愚按鄭氏説茅縮酒是矣不必改蕭為莤

王昭禹曰易曰藉用白茅是取茅以藉祭也齊桓責

楚不貢包茅曰無以縮酒是取茅以縮酒也○王氏曰必用茅者謂其體順理直柔而潔白承祭祀之德當如此也○陸氏曰茅有貢於萬國者禹貢荆州之土貢春秋齊侯之責楚是也有共於甸師者祭祀共蕭茅是也然甸師之茅或入鄉師或入司巫鄉師之所共者大祭祀司巫之所共者凡祭祀也茅之為用或以縮酒如記曰縮酌用茅司尊彝醴齊縮酌是也或以藉物士虞禮曰鉶俎取黍稷祭于苴鄉師共茅蒩也至男巫謂旁招以茅則又除不祥也

易氏曰蕭合黍稷亦以祭脂茅以共蒩亦泲酒醴

王昭禹曰必侯甸師共之以其出於王藉乃所以盡

志也

共野果蓏之薦

易氏曰植生曰果桃李之屬蔓生曰蓏瓜瓞之屬○王氏曰爲其非場圃所出故稱野焉薦於王藉共之則盡志而已○史氏曰必於千畝取之者不唯表王者之勤亦以見無擾於四方也

陳及之曰甸師之徒三百人以耕耨王藉而又共蕭茅及果蓏安所自出哉蓋古者田疇之間無有廢地方禾黍未登疆場未當用者則以樹蕭茅及果蓏之

屬故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雖帝藉亦不使荒蕪也

喪事代王受眚烖生景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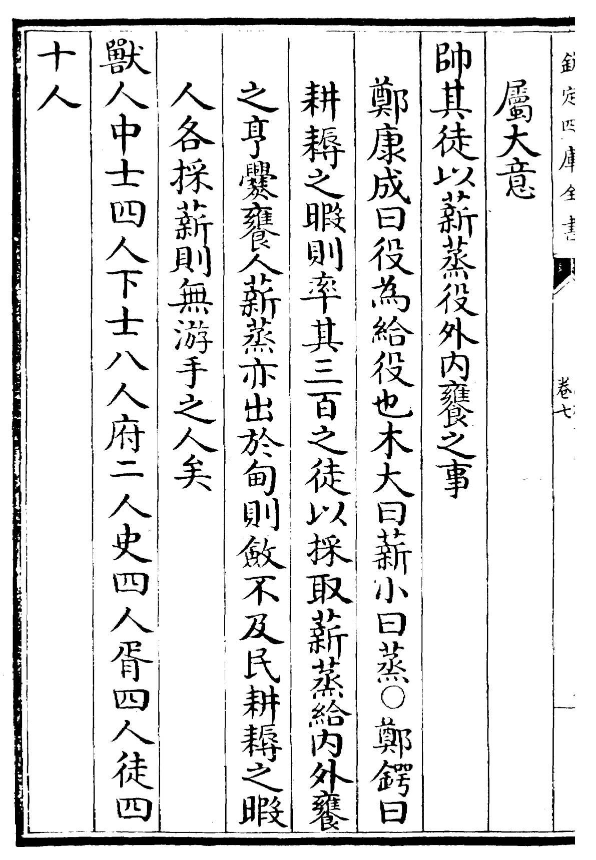
史氏曰人過曰眚天降曰烖國有眚烖王當祗畏以修德引咎以歸已故曰受○鄭景望曰國有大變毋乃粢盛不蠲鬼神弗享歟夫何使至於斯於是時也新王在疚欲請命于神祇而身受譴罰有不可得也故使甸師代行焉非謂使甸師受眚烖於已甸師掌

耕王藉共齍盛者也故司其事○鄭康成曰太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烖弭後殃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

易氏曰死與刑為二等重罪則死于甸輕罪則刑于甸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謂其罪之重者又曰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謂其罪之輕者○賈氏曰必在甸師者以甸師在疆埸多有屋舍以為隱處故就而刑焉○愚按甸師非斷獄之官但待刑殺耳○王昭

禹曰同姓有罪不免於死者義也刑而不暴於外者
仁也非義無以公天下之法非仁無以顯同姓之恩
○黄氏曰同姓死刑于是事人事鬼無二道也詩曰
惠于宗工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反道敗類近在其族教師之不至忝其
先人寧不自愧乎死刑于是蓋自以為事鬼神之末
盡怨恫之必不能免也記曰不與國人慮兄弟兄弟
之有可慮麟趾仁厚之化安在哉知此則知冡宰設



屬大意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内饔之事

鄭康成曰役為給役也木大曰薪小曰蒸○鄭鍔曰耕耨之暇則率其三百之徒以採取薪蒸給内外饔之亨爨饔人薪蒸亦出於甸則斂不及民耕耨之暇人各採薪則無游手之人矣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愚案鳥獸魚鱉咸若皆其德懋之所致自獸人以下莫不以時取之而共其膳亦所以賛天地之化育輔相萬物之自然非窮口腹之欲暴殄天物也

掌罟音古田獸辨其名物

鄭康成曰罟罔也以罔搏所當田之獸○賈氏曰名物者謂獸皆有名號物色也案夏官四時田獵春用火夏用車秋用羅冬用徒各有一以為主無妨四時兼有罔也○鄭鍔曰辨其名物則取其所當取而無

殺胎殀夭之過隨取隨得而無禮物不備之慼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楊謹仲曰䟽謂狼山獸山主聚故狼膏聚而温麋澤獸澤主銷散故麋膏散而涼案月令仲冬陰極陽生而麋角觧仲夏陽極陰生而鹿角觧則知狼陽物其性自温故冬獻之麋陰物其性自涼故夏獻之非必山主聚澤主銷也豈山物皆温而澤物皆涼耶○鄭鍔曰王安石謂冬物成之時狼害物之尤者夏田稼之時麋害稼之衆者各於害物之時畧而獻之明官主以

除民之害果如此說則獸人當與秋官冥氏穴氏同科不當獨列於此天官自膳夫而下皆養生之職則獸人冬夏所獻者養王之用也養至尊之禮過和其陰陽以平其心則用溫涼之膏以救其時氣之過亦其甚也又有除物之害必須先時而為之若及害物之時則除之晚矣王政為不然安石之說陋矣春秋獻獸物不名其所獻何也蓋春物方服乳未可取者不當獻秋物已成苟可獻者無不用故不言所獻之名惟使之因時可獻者則獻矣

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賈氏曰時田謂四時田獵○鄭康成曰守謂備獸觸攫也○鄭鍔曰田獵之時使獸人守其網獸之罟以備觸攫宜矣然田而設罟不為不廣自豈能偏

守之哉蓋王者之田當防鷙猛之物或警屬車之塵則此二人之所分而守者有以護至尊而已

鄭康成曰弊仆也仆而田止○鄭司農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賈氏曰注謂聚也○王氏曰令田衆以所獲禽置虞旗所植之中謂之注則衆赴而注焉若水之注也○王氏詳說曰王之膳禽賔客之禽獻見於庖人祭祀之獻禽見於夏官大司馬不有獸人令注于虞中則何以待此等用乎

凡祭祀喪紀賔客共其死獸生獸

鄭康成曰共其完者○賈氏曰以下文獸入于腊人是不完者故知此為完者凡此所共者於庖人以供王之膳○劉執中曰四時之田所獲生獸則囿人牧之于囿及其將用獸人取之于囿以共焉其死而未共者則入于腊人

凡獸入于腊人

鄭康成曰當乾之也○史氏曰一為乾豆入于腊人也

皮毛筋角入于玉府

鄭康成曰入玉府給作器用也○王昭禹曰玉府掌王之玩好等物與貨賄之藏則入于玉府以供王之服器等用也○鄭鍔曰王者不以一己之私好廢天下之公用司皮掌裘羽人角人皆須皮毛筋角以供邦用如使盡以入玩好之府則國家何賴焉故穴氏冥氏或言獻其皮角齒須備或言以時獻其珍異皮革皆不言入于玉府蓋以供邦用也若夫獸人魚人皆取於養蕃之地而非取於山林川澤者惟此可以供王之玩好之用聖人特於三官言入于

玉府蓋以防人君縱私好以妨國用王氏何謂除其害則不入玉府耶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賈氏曰凡田獵取獸者所有政令獸人掌之以其知田獵之法故也○史氏曰其政令有所掌則其出有時不弋宿不掩羣無麛卵懼其殘生傷性以銷蝕天地之和氣其意止欲鳥獸之害人者消是以去之而獸人因辨其良者以進非若後世列卒滿澤羅罘滿山使珍怪禽獸充牣其中以為游觀誇其禹不能名尚不能計也

獻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

三百人

賈氏曰馬融云徒三百人者池塞苑囿取魚處多故也

掌以時䱷為梁

賈氏曰取魚之法歲有五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一也季春云薦鮪於寢廟者二也䱷人云秋獻龜魚三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孝經緯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是十月得取魚四也獺

則春冬二時祭魚也潛詩云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魚同五也惟夏不取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諫之以其非時○鄭司農曰梁水偃也偃水為關空以笱承其空詩曰敝笱在梁○賈氏曰謂偃水兩畔中央通水為關孔也笱者葦薄以薄承其關孔魚過者以薄承取之○史氏曰魯隱矢魚于棠臧僖伯諫之不從魯宣夏濫於泗淵里革諫之而止皆以其非時也先王設𩞈人之官必貴其以時者蓋有生之類皆有孕育之時不欲併傷其生也

春獻王鮪位軌反

鄭康成曰王鮪鮪之大者○王氏曰王言大也物之大者多謂之王○鄭鍔曰王鮪則鮪之尤大者非常時所有唯春乃獻周頌之潛曰季冬薦魚春獻鮪月令於季春言薦鮪于寢廟此𢿱人亦言春獻王鮪王者皆周人之事宗周在西鮪魚非西周之水所有前輩謂鮪魚岫屈出河南鞏縣至春浮陽乃入西河至漆沮上龍門以俟變化故周人取以獻新獻所無也觀其字從有謂不常

有

辨魚物爲鱻薧若老反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賔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凡𣹢者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鮮生也薧乾也○賈氏曰共王膳羞者共於膳夫以供王也祭祀賔客喪紀所共者共於内外饔以膳夫不掌祭祀之事也政令者凡取魚者所有政令漁人掌之以其知取之時節及處所也

鄭鍔曰魚之爲物或用其鱻者或用其薧者𣹢人當

辨之以供用事至尊則先事而預辨故言辨而後言供祭祀賓客喪紀則臨事而始供故言共而不言辨漁者取魚受政令於漁人稟命而行則無數罟竭澤之害靈沼於牣圉圉洋洋常有以供禮食而無闕也

凡獻征入于玉府

賈氏曰謂近川澤之民於十月獺祭魚之時其民亦得取魚水族之類其中鬚骨之事堪飾器物者所有征稅漁人主收之送入于玉府以當邦賦也○王昭

禹曰文王之時澤梁無禁而周公之法則漁人有征蓋方商之季山林川澤宜弛以與民故無禁成王之時民之財用已足茍若無征則民之棄本者衆故征之所以抑末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鄭鍔曰鼈黿龜蜃之類莫不有甲名官特以鼈何也蓋龜主用以卜蜃主用以飾器皆不專主於食有甲之美而食者之衆無如鼈詩曰炰鼈鮮魚曰炰鼈膾鯉

莊子言揭鼈於江甘味尤美而食者甚衆獻尊者物宜取其美則其名官宜矣○賈氏曰鼈人腊人之類有徒無胥得徒則足不假長帥

掌取互物

鄭司農曰互物謂有甲㒼胡龜鼈之屬○史氏曰漁人所取皆其乘時而出者易致之物也鼈人所取凡其埋藏沉潛之物也故所用有待於互物互者交互之象若今之魚义是也凡魚鼈龜蜃必窟宅於深淵而埋藏於淺泥有網罟所不能及者此人之所以適用也

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

賈氏曰言以時者即下經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王昭禹曰先王之於物愛之而弗仁惟其弗仁故有以取之惟其愛之故取之必以時

鄭司農曰貍物龜鼈之屬○鄭康成曰謂鱴刀含漿之屬○賈氏曰爾雅刀魚鱴刀也蜯含漿觀鄭此意鱴刀為一物蜯為含漿亦一物孫氏注爾雅刀魚與鱴別非鄭意也○王昭禹曰藏伏於泥中者謂之貍物則不止於魚鼈龜蜃之屬而已互物言其體貍物言其性○鄭鍔曰貍藏泥中者宜以籍取若魚則遊浮水中此亦兼言籍魚者冬寒則魚貍于泥至春乃上水此以籍言

之殆取魚於冬也

春獻鼈蜃秋獻龜魚

劉中義曰春獻鼈蜃用之春也陽在内其美可獻而非生育之時也秋獻龜魚用之秋也伏藏之物浮泛在外育生既畢可食矣○王氏曰獻龜以秋者龜主以卜全而用之故取其堅成之時魚美於秋冬而冬為尤美不以冬獻則鼈人所獻以籍得之故先為梁之時而獻鼈尤美於夏以避其字乳之時而弗獻唯王不以飲食之養害仁政之法度如此然後率天下之民以成魚麗之功告神明矣

祭祀共蠯(薄佳反)蠃(郎戈反)蚳(直其反)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籍事

鄭司農曰蠯蛤也○杜氏曰蜯也○賈氏曰蛤蜯亦一物也

鄭康成曰蠃螔蝓也○賈氏曰一物兩名也○史氏曰蠡也○杜氏曰蚳蛾子也○賈氏曰謂蟻之子取白者以為醢也○賈氏曰按醢人有蠯醢蠃醢蚳醢故以此三者授醢人○王氏詳說曰按宣公濫于泗淵里革諫曰澤不伐夭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蟲舍蚳蝝古之制也說者謂蟻子可以為醢

也然里革以舍蚳為仁而周公以蚳醢為禮何耶葢
宣公之夏濫非時也周公以時取何不可之有
史氏曰邦之簎事凡非網罟可取而器之有類於乂
可以得魚鼈者皆是也先王設鼈人之官非為口腹
為先王寢廟當薦以終曰祭祀而已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腊之言夕也○賈氏曰朝曝而夕乃乾也○史氏曰凡
腊皆乾肉也田獸之獲或有多寡乾豆之物在所先

者故必以為腊焉

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

賈氏曰凡乾肉以下並是獸人所共○鄭康成曰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京州烏翊矣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

鄭司農曰膴胖肉也○鄭氏曰胖讀為判○杜氏曰膴胖皆謂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胖為半體○史氏曰腊有骨脯去骨膴全體胖半體禽獸之形有大有小小而全羮大而半羮取其易乾○王昭禹曰膴胖既掌共於內外饔腊人又掌

共之者蓋由獸人入于腊人由腊人入于内外饔也

凡祭祀共豆音羞脯薦脯膴胖凡腊物

鄭康成曰脯非豆實當為羞聲之誤也○賈氏曰按籩人有栗脯則脯乃籩實非豆實也籩人職云共其籩薦羞之實鄭云未飲未食曰薦已飲已食曰羞羞薦相對下既言薦脯明上當言羞脯也○史氏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則脯有時而登豆矣謂之豆脯非無所據也

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賈氏曰所共共外内饔也○史氏曰先王之設腊人

意若曰吾不因田之所獲以儲待之一有闕焉使之弋獵以求則不勝其擾將人與物俱斃吾之所享幾何而使寰區之内飛潛蠕動不聊其生哉然則儲之以待用所以廣王者好生之德

劉迎曰宰相内親附百姓外鎮撫四夷而遂萬物之宜者一動植一蟲魚皆宰相造化中物此伊尹所以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丙吉之於牛喘亦止車而問皆宰相責也鼈人㪅人安得不屬於大宰

周禮訂義卷七

謹案卷六第三頁後二行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刊本燕訛庶據鄭注改

第三頁後六七行醢人共齏菹醢物六十罋刊本醢並訛醢今改

第四頁前三行而富民牆屋被文繡矣刊本文訛衣今改

第五頁後三行上言五日一舉刊本日訛口今改

第十頁前七行則膳夫代王為主刊本代訛伐今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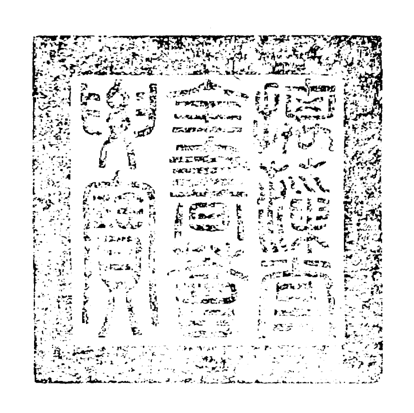
第十六頁前五行令禽獻則以此法授之刊本獻

訛獸今改

卷七第八頁前二行過和其陰陽以平其心又前

三行亦其甚也刊本疑有脱誤

第十五頁後五行以終曰祭祀而已句疑有誤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繆引吉